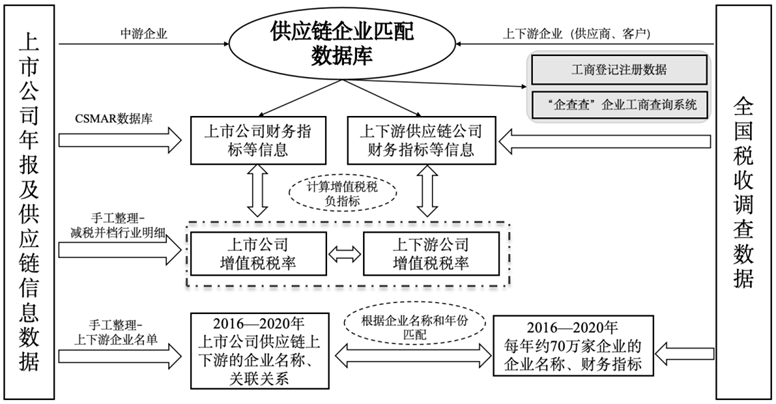
详细说明文档

全文一共使用了三套数据：

本文第一套数据为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该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包括企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投资总额、教育费附加、董事会人数、股东持股比例等。第二套数据为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数据，该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中的“上市公司供应链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详尽记录了上市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企业名称、关联关系、股票代码等信息，但并未包括财务信息。第三套数据为2016-2020年税调数据，税调数据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企业进行填报。本文将这三套数据按照如下流程图进行匹配：



最终本文得到了一套2016-2020年的供应链配对数据库，涵盖了“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层级。其中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2016-2020年税调数据来自于其他渠道。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的介绍与计算方式详见正文与附录，其计算所用的指标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或税调数据库。具体而言：

* 上市公司增值税税负计算方式为：（教育费附加/3%-消费税）/营业收入；
* 上市公司投资水平计算方式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之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
* 上市公司投资收益率计算方式为：企业投资回报/总资产。
* 上市公司企业现金流水平计算方式为：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入取对数。
* 上市公司信贷可得性计算方式为：企业新增负债/年末总资产。
* 税调下游企业增值税税负计算方式为：企业增值税销项与进项税额之差/营业收入。
* 税调下游企业投资水平计算方式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之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
* 税调下游企业投资收益率计算方式为：企业投资回报/总资产。
* 税调下游企业现金流水平计算方式为：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入取对数。
* 税调下游企业信贷可得性计算方式为：企业新增负债/年末总资产。
* 税调下游企业进项销售额计算方式为：企业营业成本的自然对数。
* 税调下游企业销项销售额计算方式为：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 税调下游企业进项税额计算方式为：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取对数或比营业收入。
* 税调下游企业销项税额计算方式为：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取对数或比营业收入。

进一步地，由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并没有企业外包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了手动收集的方式，收集了2016-2020年每家上市公司每年的年度报告，并在其中检索每家公司每年的劳务外包情况，具体位置在上市公司年报中第四节公司治理下细分劳务员工情况小项中劳务外包情况，数据结构包括劳务外包的工时总数（小时）与劳务外包支付的报酬总额（元）。由于劳务外包数据来自于作者手动收集，为证明数据的准确性，作者在整理出的数据结构中随机抽取100条数据，并分别由两人背对背通过检阅年报中数据与收集数据的符合情况，发现准确率高达99%以上，这说明本文所收集的劳务外包数据是准确可靠的。

由于我们本文数据结构层级涵盖了“上中下”三个层级，并且在构造核心解释变量时需要在不同层级构建，因此为使得研究更加直观简洁，本文在本级公司层面构造了实验组为制造业，对照组为未改革服务业的数据结构，并命名为“finaldata本级企业制造业.dta”；同时构造了实验组为改革服务业，对照组为未改革服务业的数据结构，并命名为“finaldata本级企业服务业.dta”（具体参照日志）。同时，我们遵循了每个审稿专家的意见，将本文基准回归以及相关的稳健性检验样本量进行了统一，具体参照日志。

同时，本文在税调企业层面构造了“上游为改革制造业-下游为改革服务业”的“制造业-服务业”供应链、“上游为改革制造业-下游为改革制造业”的“制造业-制造业”供应链、“上游为未改革服务业-下游为未改革服务业”的“服务业-服务业”供应链，并直接在下游层面构造改革的核心解释变量。进一步地，本文以“制造业-服务业”供应链为实验组，“服务业-服务业”供应链为对照组，构建了“finaldata中制-下服.dta”的数据结构；本文以“制造业-制造业”供应链为实验组，“服务业-服务业”供应链为对照组，构建了“finaldata中制-下制.dta”的安慰剂检验数据结构（具体参照日志）。